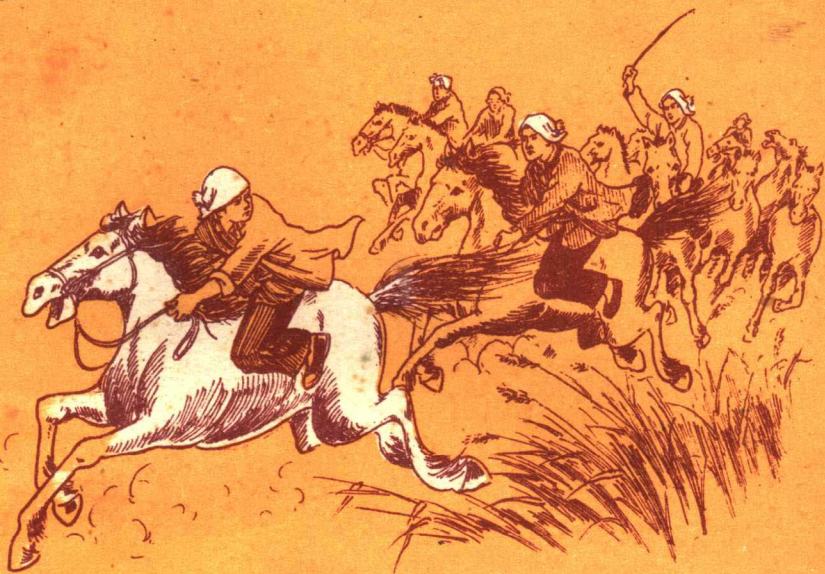




偵察兵智奪馬群

中國人民解放軍0209部隊政治部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偵察兵智奪馬群

（根據抗戰時期真實事件改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

偵察兵智奪馬群

0209 部政治部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太原

內 容 提 要

这个短篇小说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0209部队編的战士作品选。由于作者写的都是他們自己亲身的战斗经历，以及他們所熟悉的部队生活与部队中的新人新事，因此，这些作品都洋溢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乐观的英雄气概，感情真挚朴素，讀起来亲切感人。作品反映现实的内容很丰富，有的描写了部队中紧张热烈的军事学习生活，有的表现了战士们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有的刻画了具有高尚的政治思想品质的战士形象，有的歌颂了那些在革命队伍中久经锻炼与考验的老战士，有的描述了老将军下连队当兵的动人事迹，也有引人入胜的战斗故事。

偵 察 兵 智 夺 馬 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 編
0209部队政治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書店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教化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公厘 1/32 • 2 $\frac{7}{8}$ 印張 • 51,000字

一九六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350册

統一書号：10088·402

定 价：二角八分

序 言

这个集子里收集的短篇小说，都是我們部队去年所写的作品，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解放軍文艺、北京文艺、北京晚报、蜜蜂、火花等报刊。这些作品虽然在质量上还不够十分令人满意，但是，它却从不同的角度上，反映了部队在过去战争时期以及現在建军中的一些生活面貌。尤其是过去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同志，現今能大胆动笔，写出这些具有一定生活气息的作品，更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

去年春天，我們部队和兄弟部队一样，开展了文艺创作运动，向偉大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广大官兵以高涨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这个运动。这个集子的作品，就是从許多献礼作品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作者中，有士兵，有軍官。以前，他們曾經以为“写作”是高不可攀的，那只是作家、詩人們的事。但是，在我們偉大的党培养下的革命战士，不仅有高度的政治素养，而且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他們凭着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也揮动起了笔杆。象下士林书岭同志，过去一篇作品也没有写过，他的第一篇小小说“絮棉花”却写的饶有风味，从一件小事中反映了部队团结友爱的阶级本色。象“偵察兵智夺馬群”的作者之一王春发同志，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尉营长，他根据过去一段亲身经历写成了这一篇表现革命軍队英勇机智的好作品。

这个薄薄的集子里的作品，是我們革命战士獻給國慶十周年的薄禮。虽然这些作品的质量还不够高，但是，它却表現了我們革命战士对祖国深厚的心意。

这些作品，还可以說是我們部队深入开展文化革命的开端。随着部队文化学习运动的开展，高等教育的普及，部队的文艺創作将会更加繁荣，出現的好作品将会更多。

編 者

1960年3月

目 录

目 录

我和小苏.....	林书岭 (1)
絮棉花.....	林书岭 (5)
伙夫头.....	星 火 (9)
老連长.....	星 火 (15)
“啥都管”.....	何树义 (22)
尤进同志.....	孙宝林 (30)
我們排长.....	峭 石 (34)
“老头儿兵”.....	峭 石 (43)
探望.....	峭 石 (53)
帽子的故事.....	东金生 (64)
偵察兵智夺馬群.....	杜玉崑 王春发 (70)
猛打硬抓.....	石常玉 (80)

我和小苏

林書嶺

五号这天，营房里鑼鼓喧天，显得格外熱鬧。我們部队要在扫盲的基础上向高小、初中进军了。

晚上，李指导员把我叫到連部，对我說：“王靜光同志，从后天开始我們就要向文化繼續进军了，咱連分初中代数和算术一貫制两个教学班。”我一听可高兴极了，在初中我刚摸着代数就参军了，这一回可要好好学习。指导员象看透了我的心思，拍了下我的肩膀，提高嗓音說：“小伙子，这回不是讓你当学生，而是讓你当教員。”

“什么？——教員？”我一下愣住了。

指导员說：“对，当教員。咱連除了二排长是初中毕业，担任代数教員外，你就是咱連的‘高級知識分子’啦！”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說：“哎！不要怕！拿出鑽勁来，一个共青团員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注意多听听大家的反映！”

我拿着算术課本从連部出来，心里乱麻麻的，說不高興吧，又挺高兴的；說高兴吧，又不大象，反正就是那股滋味。

越是怕，狼来吓。第二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夜里我翻来复去的睡不着，一来怕講不好对不起大家；二来又怕小苏那个“调皮鬼”抓小辮子。

我和小苏都是刚参军的新兵，又恰好分配在一个班里。因此工作学习都擰着勁干，你好我还要比你，誰也想超过誰，每次挑战我俩总是对象，誰挑也是一样，对方保險应战。虽说半年来俺俩都立了三等功，可我总感到小苏比我进步快，我下定决心要向他学习，追他，超过他。

怕抓小辮子的事还是前天才发生的。那天下午，我们班在操场上练单槓，我看着同志們的身子象燕子一样灵巧，两手握着槓子，一下能翻好几圈。挨上我了，我吭呀咳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別人才把我硬托到槓子上。真气人，我为啥这么胖哩！班长讓我在旁边看着小苏做动作，我睜大眼睛瞅着；站在我后边的小苏，按着口令，头一搖一搖的走到槓前，接着在单槓上上下下翻滚，作一套又作一套，作完后又朝我笑笑。我看着小苏这个勁头，嘴里沒說心里想：你三天沒拾柴火——燒的啥！那一套还不是班长教你的，有点成績就驕傲有啥好处。我准备以后給他提提这个意見。

第三天——向文化进军的日子到了。一吹預备号，我就在門口等着。臉热的象火燒！心里象搗蒜一样，咚咚直跳。上課号一吹，我就走进課堂，班长喊立正向我敬礼，我慌忙举手还礼，一摸沒戴帽子，逗得大伙咬着嘴唇笑。啊！这才想起帽子还在宿舍里，忘記戴了。我勉強鎮靜下

来一看，好家伙，这么多眼睛看着我，有的似乎在偷笑。小苏呢？这次他却没笑，挺直的坐着，一本正经的望着我。见他这个认真的样子，后悔前天不该有那个想法。

我开始讲了。咳！哪是讲？简直是照教案读，好不容易，第一节下课了。大家都出去休息，我心里象猫抓似的，摸不着头绪。班长对我说：“讲的不错，慢慢来，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当好师傅。”班长这一说，我胆大多了。心想：“只要有班长招呼着，慢慢地一定会讲好。”这时，小苏拿着我的帽子跑过来，关切的说：“注意点，别感冒啦！”我接过帽子愣了半天，也忘了说句感谢话，心想：小苏多好啊！那天错怪了人家，真不应该。我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晚上是大伙复习时间。我又想起小苏，文化方面我比他高些，应当多和他研究研究。

你看，真带劲，刚吃罢晚饭回来，有的演算题有的看书。我才站住脚，小苏拿着算术本就來問我。啊！我心里又激动又高兴。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大家还说我讲的不错哩！连里测验三次，团里测验两次，除三个四分，一个三分外，都是五分。这当然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啦！

有天晚上，班长叫我到营房外边散步，小苏也跟着。班长给我很多鼓励。小苏也郑重其事的对我说：“你讲的确实很卖劲，要是再能结合点生活中的实际例子，我看同志们的劲头会更大。”我感觉小苏这话既诚恳又重要。

从我教算术以来，我总觉得小苏虚心、肯学习。一天問我十来次，不懂就問，从不厌烦。所以他那次測驗也是五分。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約我到操場上去玩。他首先說：“以前咱俩搞竞赛蛮好的，对工作学习都有推动，可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做的不够。指导員找我談了半天，他說的对：我們竞赛不是为了个人突出，而是为了整体，为了工作和学习的更大跃进。今后你多帮助我，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听这段話，感到小苏真誠恳，眼睛不由得湿润潤的。其实我以前也做的不够。想到这里，不知說什么好了，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走，我教你練单槓，这玩艺比算术好 学。只 要 你 練，我管保教好。”我高兴的差一点蹦起来：“好！你放心，我一定下功夫練。”我拉着他的手，一蹦一跳的向操場跑去。你想，我有这样一个热情而亲切的体育教員，还怕練不出来。这时，月亮偷偷地爬上了树梢，乳白色的月光洒滿大地。小苏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示范，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練起来。……

絮棉花

林 著

剛吃完飯，李來昌又唱了起來：

“吃了飯拿起筭，
喜氣洋洋上東山。
盤垣道打炮眼，
筑起長城鉄一般。
美帝敢來碰一碰，
管叫他閻王門前去拜年。”

“哎呀！我說李愛唱呀，放下碗你就開戲，可惜就是沒有觀眾！”李來昌平時總是唱唱咧咧的，大家和他开玩笑，就叫他“李愛唱”，副班長這時也管他叫開了“李愛唱”。

“啊！副班長同志，我这个人哪，不干活手痒，不走路脚痒，要是不唱几句，那就晓——子——痒。”說着他兩手一扎撒，拉了个架子，又唱開了評戲。

“副班長同志，說正經的，你拿这棉花干嗎？”

“首長說，有的人被子薄，夜里冷，絮被子。”

“瞎，住着这样的屋子。这么厚的被子，还冷？干脆給別的班得了。”

“給誰呀，別的班都有。”

“那——副班長，常言說：‘胖人怕熱，瘦人怕冷’，這點棉花給趙福生同志算啦，他病剛好一點，今天醫生叫他在家休息，正好來個‘趁水合泥’，一邊休息，一邊做被子，不又節約几毛。”

“也好！”副班長拿着棉花走進宿舍。

李來昌順口又唱起來：

“上級發棉花，
心里開了花。
首長關心賽爹娘，
同志比親兄弟還強。”

趙福生，生就的秀氣人，入伍快一年了，還是滿臉的象個大閨女。要是干起活來，不吭氣老干，真是一個頂餡。所以別人給他個外號叫“肚里做事”大王。今天，醫生把他強制在家里休息，副班長和全班同志都叫絮被子，可氣壞啦！最使他討厭的是李來昌，一口咬住“瘦人怕冷”、“五八年的被子薄”……一大串瞎編的“理由”，前幾天李來昌用這一理由把他拴在爐子旁邊睡，今天……趙福生越想越氣。突然，他想起一個主意，愁悶的臉浮現出得意的笑容。兩手向下一按，興奮的眼光在屋里掃視一下說：“好，就這樣！反正我一個人。”人們上班以後，趙福生敏捷的抱起李來昌的被子，展開就拆……

天黑了，趙福生知道大伙快回來啦，忙扭開燈，把最后的几針縫好，迭的整整齐齐，放在原处。这时趙福生不

住的向李来昌的床上看，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远处传来了收工的歌声。赵福生忙把热水向洗脸盆里一倒，刚坐下，大伙说着笑着进来了。在这乱吵吵的声音里，李来昌的声音最高：

赵福生不吭气，
成天肚里打主意；
未婚妻来了信，
保险有个好消息。……

这一来逗的大伙乱笑。赵福生把李来昌手里的信夺过来，跑到俱乐部，扭开灯拆开一看：

“福生儿，我的病好了，你11月5日寄回的十元钱我收到了……。”

“啊？！”赵福生怔住了，再仔细看看，是秀英的字体。“这是怎么回事？我最近根本就沒给家寄钱。”赵福生象傻了一样，呆呆的站着，“不对头，我得找指导员汇报。”

指导员满脸笑容的说：“这也没啥秘密，前几天，有人捎信说你母亲有病，需要几块钱，大家知道你钱不多了，就由你副班长、王金山、李来昌等几个人……。”

“报告！”这时李来昌抱着洗的雪白的被子闖进来，两眼瞪着赵福生说：“指导员同志！你看赵福生多不象话，他……。”“怎么回事？你慢点说，”指导员也弄得摸不清头脑。赵福生知道有这一场，他也不示弱，从指导员手里抢过信给李来昌：

“这是怎么回事？你看这是什么？”

李来昌迅速看了一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这难道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赵福生紧顶上来。

“得啦！”指导员一手按在赵福生的肩上，一手按在李来昌的肩上，打趣的说：“你俩都应该。我不是法官，这官司我可断不了呀！”哈哈哈！爽朗的笑声在屋里回响着。

伙夫头

星火

我們連炊事班里共有七个人，班长叫何秀林，还有小張和我，其余几个人都是剛来的。

我和小張是一九五六年应征的义务兵，去年才到的炊事班，小張比我晚两个月，只有何班长是个老底子，一九五五年一参军就在这个連里当炊事員，去年申請了超期服役留队了。他有二十七、八岁，瘦长的个子，长圓形的臉龐，濃黑的眉下，閃着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面孔有些消瘦，略显著白色。也不知是因为他一直作炊事工作，又当了班长，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人們都叫他“伙夫头”。对于这个外号，他的反感并不大，因此時間久了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了。記得我刚到炊事班的时候，总是恭恭敬敬，十分禮貌的称他：“何班长”，或是“班长同志”，他听了以后好象还很不好意思，以后我和小張也就叫他“伙夫头”啦。这样叫他反而高兴起来，和我們愈加亲近。奇怪，他是的确喜欢这个外号了。

可是小張却不行，他最讨厌人叫他什么“炊事員”、“做飯的”、“伙夫”。記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师的电影队到我們駐村放映电影，放映員晚上在連里吃飯，

一个放映员向小张说：

“喂，伙夫同志，给我打点菜吧！”

小张的脸立即就刷的紅到了脖子根，扭头就走。

“……你得给我打菜，要不我怎么吃饭呢？”那个放映员焦急地说。

小张头也不回地走进屋里去了，嘴里还嘟囔着：“这号人真×蛋，什么伙夫、伙夫的！今天我真倒霉……”

最后，菜还是我给打啦。

小张今年二十岁了，看起来精明能干，挺聪明的，可是在工作上就稀松了，整天吊儿郎当，高兴了干一点，不高兴就拉倒。特别是让他当炊事员，他是最伤脑筋的。调他的时候，指导员给他谈了数不清次数的话，最后他勉强答应了。到了炊事班，整天不是和这个战士吵，就是和那个战士闹，好象别个都不对，就是他满有道理。

说起我们的伙夫头何班长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每天起早贪黑，晚上睡四、五个小时就了不起了，白天很少看见他休息过，可是从没见过他叫过苦。每天刚鸡叫，他就起了床，把锅里添满了水，把米淘的干干净净的。每天，他切菜、拉风箱、挑水、洗碗筷，给部队送饭、送水，真是没有一个闲时候。他好象永远不知道疲劳似的。夜深了，我们都睡下了，他却还在挑水，有时候累的汗流浹背，衣服都湿透了，他却好象不觉得一样，永远那么干、干！我经常劝他说：

“何班长，快睡吧，天不早了，明天再干不了一样